

李涵秋著

社會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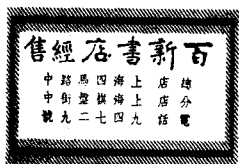
活現形

上海國華

新記

書局印行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社會生活現形小說

全書四冊

實價國幣一元一角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十版

著者 江都李涵秋

發行人 舒文中

發行者 國華新書局

印刷者 國華新書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國華新書局

(五馬路麥家園普愛坊)

李涵秋著 活現形

活現形



總目

第一集

- | | | |
|-----|----------|----------|
| 第一回 | 燕語鶯啼三姨繾綣 | 花團錦簇小侶纏綿 |
| 第二回 | 醜小姐工吟新體詩 | 美女伶喬拜老乾父 |
| 第三回 | 入險出險幸脫重圍 | 知恩報恩相逢陌路 |
| 第四回 | 談寶物僮奴發狂言 | 施妙計父子演活劇 |
| 第二集 | | |
| 第五回 | 議婚姻阿翁施扑責 | 劫財物羣盜運機謀 |
| 第六回 | 救貞女英雄入秘室 | 避親夫和尚爬曬台 |
| 第七回 | 誤相思佳人遺玉佩 | 工雅謔老賊拽銀鎗 |
| 第八回 | 識喬裝聯牀話風雨 | 整歸轡野店冒星霜 |

上海國華新書局發行

李滿秋著 社會小說

活現形

總目

第三集

- | | | |
|------|----------|----------|
| 第九回 | 愛真才拜訪女文豪 | 竊虛名冒充大主筆 |
| 第十回 | 一使忽來禮延賢士 | 三生有幸巧遇淫僧 |
| 第十一回 | 入騙局貪歡失玉鐲 | 託知交得意誦歪詩 |
| 第十二回 | 開瓊筵何來裂帛聲 | 入秘室偷瞰鴛鴦侶 |
| 第四集 | | |
| 第十三回 | 大出喪異鄉逢舊雨 | 小飲讌學究感澆風 |
| 第十四回 | 聞噩耗千里視親兒 | 染沈疴一心戀彼美 |
| 第十五回 | 忽來情敵女子負心 | 大發書癡僮奴治病 |
| 第十六回 | 此衆生相各自下場 | 看有情人都成眷屬 |

上海國華新記書局發行

社會滑稽小說

活現形

第四集

江都李涵秋著

第十三回 大出喪異鄉逢舊雨 小飲讌學究感澆風

程琢如這幾天正坐在自家房裏，灑神一志靜聽好音，倘若竟問出姦情，那個臭小廝，寶習西縱然不至有性命之憂，然而怕他再也沒有這副嘴臉，混在這杜公館裏，騙吃騙喝（誰知是請君入甕）我和那臭小廝，原也沒甚大仇，不過像這樣輕薄少年，留在社會上，便是社會的污點，攔在家庭裏，便是家庭的惡魔。我替老友打算，在勢不能不幫着他，整一整門風。要是不知道的，還該責備我，窺探別人的秘密，未免有傷公德呢。咳，茫茫宇宙，知我其誰？我只好我行我素，悠悠之口，憑諸道路罷了……想到這裏，心裏異常高興，他便伸拳舒爪，在一間小屋裏操練他的那第十一

路的潭腿驀不防這個當兒門外忽跑進一個人來抬頭一望原來是先前到安徽去請他的那個管家琢如立定了身軀沖口笑問道如何你們老爺一定是發作起來了任他們雞咬死鴨鴨咬死雞左右不干我事若是有人請我進去排解老實說老夫的頭可斷老夫的志趣斷不移像這一班狗男女若不從嚴懲戒懲戒世道人心還有挽救的日子嗎……他說着這話早把個臉板得像王二麻子似的聲色俱厲那個管家罰誓不懂得他說的是些甚麼夢囈又見他裝出這板板六十四的怪樣子不由撲哧一笑忙接着說道誰打發我來請程老爺的你千萬不要誤會適才敝上將小的喚得進去好像瞋怪小的多事巴巴的將老爺請到浙江好在敝上這邊喜事均已完畢不敢再久羈老爺的大駕限小的在這一時三刻裏押着老爺出門好程老爺你只當可憐小的罷求你不必耽擱

小的親自替老爺扛著行囊……好笑那管家話還不曾說完他就七撮八疊慌慌張張向外邊將手一招果然搶入一個腳夫替他們挑起行李箱籠就走這時候把個程琢如都嚇呆了做夢也夢不到有這場變局跌脚喊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不信我們二三十年的老友他公然下起逐客令來真真豈有此理我不走我偏不走……那管家冷笑了一聲說道程老爺你便賴在這裏也不中用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琢如急得滿頭大汗又喊道我便是要走也索會一會你們老爺將話說個明白……管家又笑道敝上若肯同你說話他倒不這樣雷厲風行了男子漢大丈夫須索放硬掙些你又不是沒飯吃依小的的愚見不如早點回安徽去享福一面做裝着勸慰一面拖着琢如大袖子死命向外邊推搡那個腳夫格外伶俐眨眨眼將行李已挑得不知去向衆多僕役

見這。樣。形。狀。無。不。掩。口。而。笑。琢。如。畢。竟。上。了。幾。歲。年。紀。如。何。抵。擋。得。過。那。雙。脚。同。畫。符。一。般。跌。跌。撞。撞。已。撞。出。門。外。想。了。想。別。的。不。打。緊。只。是。腰。包。裏。現。錢。已。沒。多。少。從。這。裏。到。上。海。狠。要。需。些。盤。費。先。原。想。和。老。友。打。一。場。秋。風。如。今。鬧。出。這。樣。岔。枝。兒。來。眼。見。得。是。不。濟。了。行。色。又。太。匆。匆。便。是。質。當。也。來。不。及。他。越。想。越。急。更。顧。不。得。甚。麼。體。統。轉。低。聲。下。氣。對。着。那。管。家。哀。告。道。老。夫。再。不。濟。些。也。是。朝。廷。一。命。之。官。你。們。看。我。的。情。分。請。你。進。去。回。一。聲。必。須。借。點。款。項。讓。我。好。到。上。海。你。們。依。就。依。如。果。不。依。我。便。一。頭。撞。在。這。門。牆。上。怕。沒。有。人。出。來。替。老。夫。報。仇。雪。恨。……琢。如。說。到。這。裏。真。個。一。手。挽。住。門。牆。拚。死。也。不。肯。挪。動。一。步。衆。人。見。他。委。實。情。急。只。得。做。好。做。歹。告。訴。他。到。上。海。的。火。車。車。價。由。我。們。替。老。爺。買。票。至。于。零。星。費。用。呢。小。的。們。不。敢。說。這。樣。大。話。三。塊。五。塊。衆。弟。兄。也。還。將。就。湊。得。起。來。我。老。爺。

的脾氣。程老爺。既和他。是多年老朋友。料也沒有個不知道的。狗臉上。栽毛。說惱。就惱你老爺。撫心去想。想敢是在這幾天裏。必定有甚麼事。得罪了他。所以他才這樣刻不容緩的趕你上路……琢如一想不錯。于是手舞足蹈。正待將儷華堂的頑意兒。一五一十告訴這許多大管家。聽內中有個老頭兒。深恐吃別人聽見。於自己的飯碗。有礙。忙望着衆人擠了擠眼。衆人會意。更容不得訴說一字。像捧鳳凰似的。把個琢如直捧上火車。的車站。可憐琢如。此時得了他們攢湊的五塊洋錢。和自家剩的幾個小銀角子。揣入衣袋裏。坐上火車。也不同別人招呼。只垂着腦袋。思前想後。想到懊惱的去處。忽的將脚一躁。罵道。這老亡八。生成是一個亡八的命。你越叫他不要做亡八。他偏甘心將亡八的徽章。掛在衣襟上。深恐人不知道。他是彰明較著的亡八旦……他說話的聲氣。狠高。不防在這當兒。

猛覺得嘴巴上劈拍一聲火辣辣的吃了一個大耳光。接着又是一個女人。千亡八萬八的對他亂罵。琢如又着又急。仔細一望。原來這打他的人。是北邊口音。身穿翠藍袍子。天青八團馬褂。馬褂的衣領上叮叮搭搭。成大片的徽章。掛得異樣光彩。旁邊的女人大約是他的姬妾。那人打了琢如。還撇着滿嘴京腔。罵道。咱戴徽章。干你這老狗屁事。要你左一個亡八。右一個亡八。在這裏罵咱。咱同你這老狗。又不認識。沒來由拿咱來消遣。這是在火車上。算你造化。若在咱們京城裏。咱若不將你這老狗送入警察總監那裏去辦罪。咱還能够在國務院裏幹事嗎……琢如吃他這一頓打。罵急得跳起來。要和他分辨。偏生衆人又都批駁。他不是說你原不該罵。戴徽章是老亡八。琢如凝神將那人一望。原怪自家的話再說得湊巧。不過又見那人氣虎虎的。膂力狠壯。便要同他鬪氣。料想也不是人家。

的對手老實只好把這股冤憤拚命往丹田底下按捺訕訕的換了座位。躲在人叢裏不再開口自己和自己鬼打算說道這一定是在安徽動身的日期不好所以到處都接着這些疙裏疙瘡歷書上的吉凶禍福却是不可不相信的我隨後必須留點神兒免得再碰向太歲頭上去恐怕性命還保不住琢磨如拿定主意在火車上儘着低頭擱嘴悶坐在那裏一言不發眨眼服抵了上海打聽得上海有幾處狠闊的旅館他嚇得那裏敢去居住只得預先問了問旁人揀了一處極經濟的小旅店權且住下第二天收拾收拾便待去尋覓盧文瀚的寓所幸喜這寓所的地名他早經在袁璧珠口裏打聽得清楚記得確準是雲南路安康里第四百四十四號他其時由宿店裏踱將出來才走近馬路上轉把他老人家矇住了只見那些電車汽車人力車和風馳電掣的一樣也容不得人插進腳去

他暗自想了。想。敢。莫。不。是。那。裏。失。火。不。然。這。些。人。斷。不。至。着。忙。到。這。步。田。地。好。容。易。等。了。半。會。工。夫。方。才。清。淨。了。些。他。老。人。家。兀。自。大。搖。大。擺。正。待。橫。沖。過。去。不。防。又。是。一。大。陣。車。馬。潑。風。也。似。的。躡。將。過。來。不。是。躲。閃。得。快。幾。乎。吃。他。們。撞。倒。琢。如。真。個。沒。法。了。只。得。權。且。立。在。店。鋪。的。檐。下。儘。翻。着。大。眼。瞧。看。心。裏。異。常。懊。惱。覺。得。這。上。海。遠。不。如。我。們。住。的。那。鄉。村。又。消。閒。又。自。在。每。逢。走。個。二。三。里。路。的。遠。近。一。般。會。瞧。不。見。人。的。影。子。不。像。這。所。剪。直。把。人。麻。煩。得。要。死。正。自。籌。畫。當。兒。又。聽。見。兩。邊。的。人。一。聲。吆。喝。說。看。出。喪。呀……看。出。喪。呀。從。這。吆。喝。聲。中。果。然。遠。遠。的。排。列。價。無。限。儀。仗。慢。騰。騰。的。向。前。行。走。這。時。候。瞧。熱。鬧。的。人。越。發。多。了。琢。如。到。也。十。分。高。興。除。下。那。大。銅。框。子。的。眼。鏡。使。勁。拿。袖。子。擦。了。擦。重。行。套。上。然。後。伸。頭。墊。脚。擠。在。人。叢。裏。待。瞧。是。誰。家。殯。葬。有。這。樣。威。武。的。排。場。其。時。一。班。一。班。的。僧。道。

一隊。一隊的軍樂。鑼鼓。誼天旌旗。耀日。內中有幾幅湖縐屏幃。上面分明繡着觀察大人劉馥仙逝的字樣。琢如看到這裏不由哈哈大笑。嚷道。原來這老八的也有死的日子呢。我疑惑他在世上要造一輩子的孽。不料……不料……剛說到這裏。眼淚鼻涕都笑出來。喜歡得在這搭兒活跳却不防一脚又踏在旁邊一個人的洋襪上。那人對他瞅了一眼。正待發話。側首早挨過一個短衫褲的漢子。順手將琢如一推。說道。老先生你放尊重點。你又不是小孩子。怎麼瞧瞧出喪兒。便這樣不瘋不癡起來……琢如被衆人一頓搶白。方才忍住笑。又等了一會。陸陸續續那儀仗才走得完畢。兩旁的人也紛紛各散。琢如這時忽然想起一件要緊的事。卽忙將手揣入衣袋裏。摸那五塊錢和小角子的紙包。這一摸不打緊。他早連珠價的叫苦不迭。原來這紙包兒已不知去向。急得頭上的汗珠比黃

豆還大驚一轉念。包管是被那穿短衫袴的漢子偷摸去了。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要去和那穿短衫袴的漢子追討。偏生馬路上穿短衫袴的漢子又是很多。又記不清那漢子的面目。却好一眨眼有個短衫袴的人打從面前經過。走得又是飛快。琢如更不怠慢。遂也緊緊跟將上去。走不多遠。自己早就汗喘交作。跟跟跄跄的東磕西撞。身子一欹。幾乎跌入一個人懷裏。那人勃然大怒。正待叫罵。猛一抬頭。忽的失聲叫起來。笑道：「這不是程老伯。是幾時到這上海來的。爲何不去訪問小姪……」琢如驚魂甫定。細睇着雙眼。仔細將那人一瞧。原來不是別人。正是當初到過滁州的那位鮑秋坪（穿插處極其綿密）。琢如好生歡喜。其時也不暇和秋坪叙闊。只是指手劃腳。告訴他方才遇見小竊秋坪。笑問道：「若論馬路上的剪綰賊。大約比蛆還多。稍不留心。便要遭他們的毒手。不知老伯被他

們竊了去的。有多少鈔票。琢如急道：「若是有多少鈔票，我倒不急。成這樣了，因為川資有限，祇有番佛五尊。如今是不翼而飛，叫我拿甚麼在這裏用度……」秋坪笑道：「幸喜數目還不過鉅。老伯且自由他去罷。萬一川資不足，小姪雖不寬裕，還可拿出些款子來給老伯澆裏。老伯瞧這裏人煙稠密，車馬紛馳，斷不是可以談心了。所偌偌對過有一座小酒館，子我來奉請老伯到裏邊去坐一坐。庶可藉叙這數月以來的契闊……」琢如肚腹裏委實覺得有些饑餓，遂也略不客氣，便大踏步隨着秋坪走入那所酒館。由堂倌將他們引入一座小小廂房收拾得却還潔淨。秋坪一面邀着琢如上坐，一面笑道：「論理老伯初到此地，應該由小姪請在倚虹樓一枝春那幾家大菜館裏才算得恭敬。像這樣艸艸的……話還未完。琢如早皺着眉頭說道：『不瞞你說，老夫從田間來，這西餐却狠不慣吃。我』

要問一問老世講畢竟那些西餐有甚麼味道不問是什麼人都要向大菜館裏走一走便好像見了式面似的其實口之於味盡人皆同一定要說西餐比我們中國餚饌還適口些老夫死也不肯相信秋坪也大笑說道快論快論小姪聽老伯這樣話心裏非常贊成不過習俗相沿大家都趨之若鶩小姪遂也未能免俗聊復爾爾琢如搖頭說道食色天性連飲食這一層都要迎合俗尚起來便可想見我們中國人凡事毫沒有定力當然是以踰閑蕩檢爲自由以濫賭狂淫爲解放以討父仇孝爲道德以賄賂毆打爲神聖以戀愛……秋坪暗想不好這都怪我一時失檢不覺引動這老先生的話簍子再任他說下去怕還有好些憤時嫉俗的論調吃別人聽見一定會疑惑我爲甚麼和這怪物坐在一處將來在這文明社會上便要遭他們指摘了……於是不由分說先在他面前倒了一杯

酒將他老人家的喉管先行塞起來。然後搭訕着笑問道：「和老伯揖別之後，想春濟大哥和璧珠女士定然起居吉祥，學業進步。」琢如答道：「他們在學校裏倒都還好。小女多蒙錯愛，我還不會向先生道謝。聽得他如今已開到東洋去了。」潰決籬籬，隨心所欲，總算是不安本分……秋坪聽到這裏，不由打了一個寒戰，勉強拿別話支吾道：「已往的事，老伯也不必再提。但是老伯衡門泌水，久賦隱居，今日何以忽然高興移高賢之芳躅？想道這俗不可耐的滬濱小姪，不謙冒昧，倒要請教請教，這其中緣故……」琢如在這當兒，便借着吃了好幾箸菜，兀自沈吟了半晌，隨即放下牙箸，將大拇指向桌上一伸，正色說道：「象以齒而自焚，蘭以膏而自煎，人心多材多藝，轉不能遂其初服。老夫自甘高蹈，本不欲向這茫茫人海混俗和光。這是你老世講最明白的無奈。老夫有一位好友，息影西湖，他有好幾篇